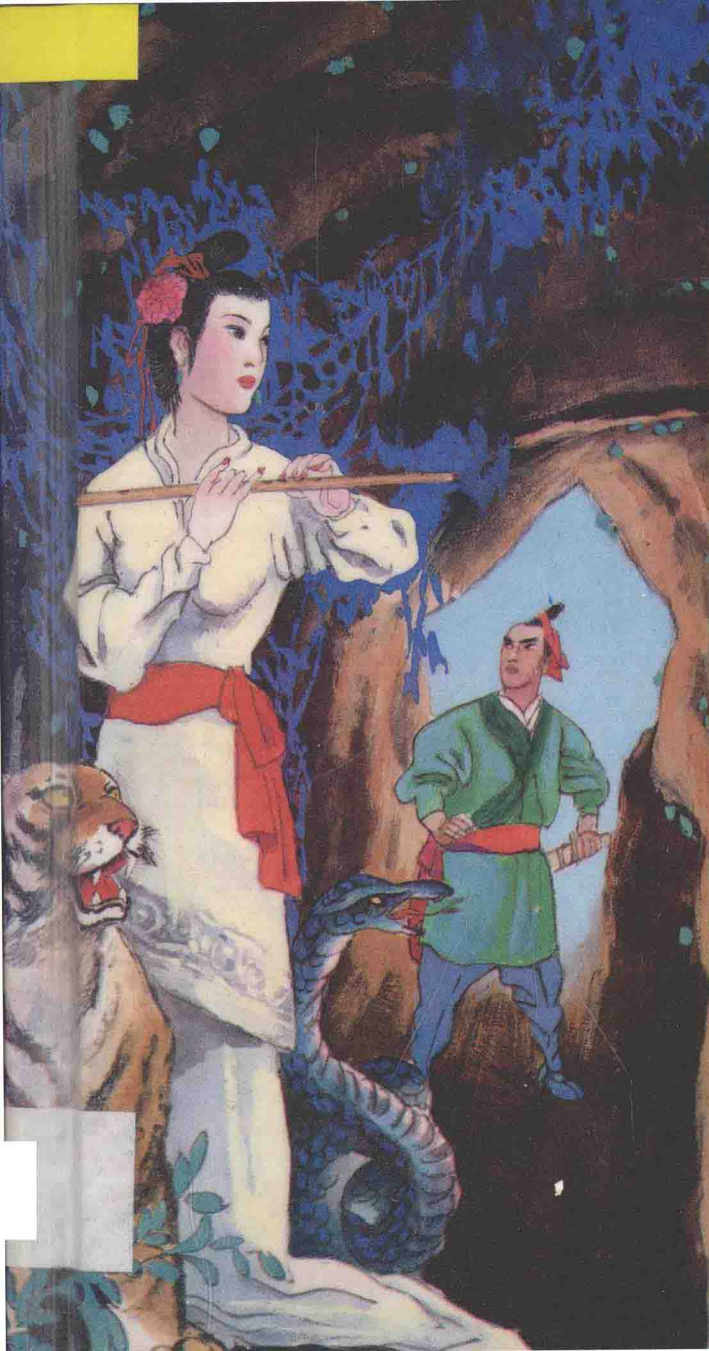


劍影寒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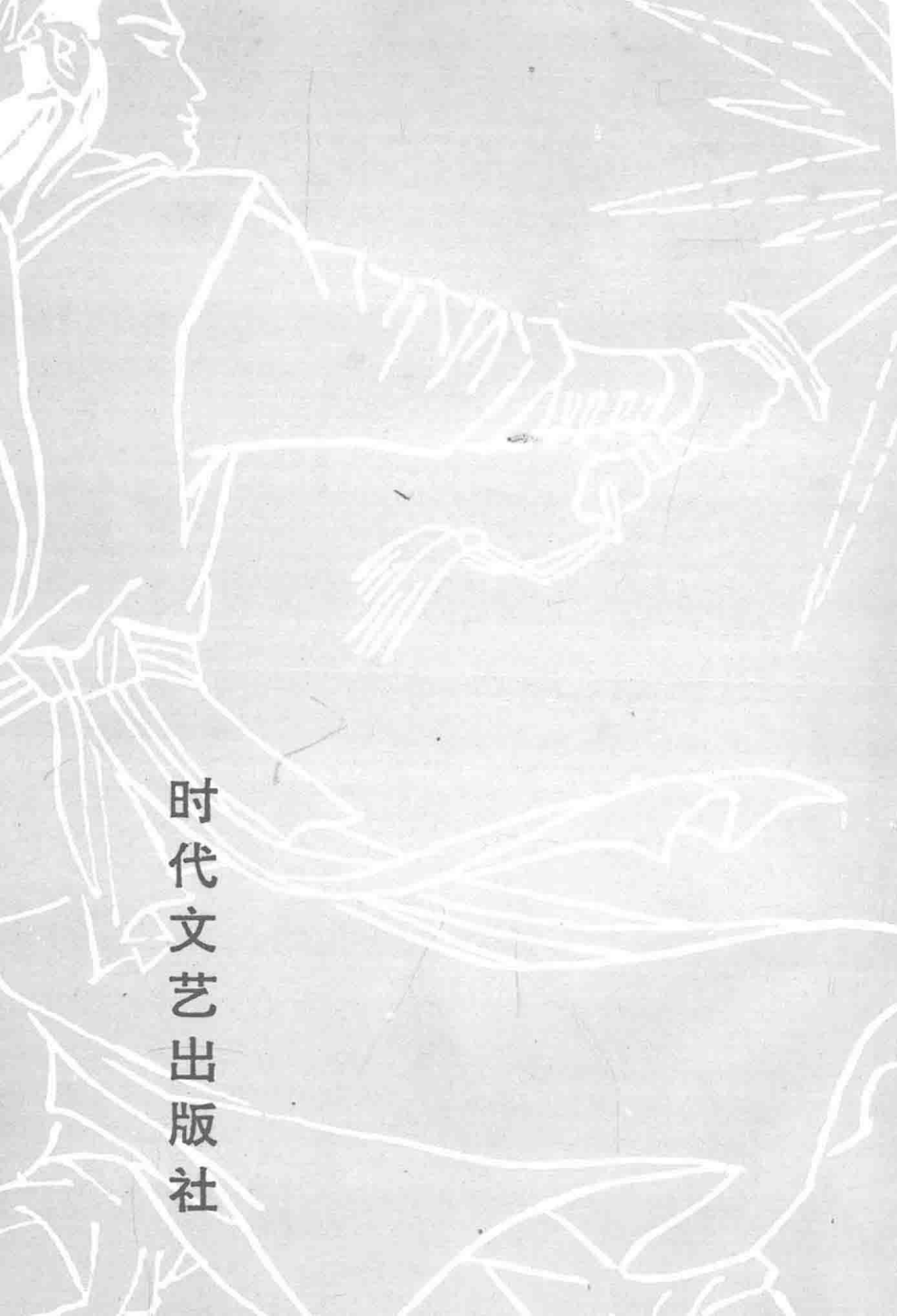
2



劍影寒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〔台湾〕
云中岳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十七 受诬遭陷

安平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向下走，他心中一无牵挂，精神大佳，明知可能有人在附近监视，他却并不在乎。

一旁可急坏了负责监视的韩含英，一见只有安平一个人，不由大惊失色，忍不住赶忙向两名侍女示意，急急现身向崖下掠来，要向安平提出质问。

安平到了崖口，正要往下走，便看到左侧下方的古松下人影一闪，接着三女的身影出现。

“果然不出所料。”他自语。

他向后退了五六步，等三女上了石坪，含笑行礼道：“韩姑娘还没走么？在下正要动身前往东林寺呢。”

韩含英脸上挂着焦急的表情，信口：“妾奉命前来促驾，黄爷和徐爷他们呢？”

“他们有事在身，不能久耽，事关紧要，所以先走了，无法依约前往东林寺，嘱在下可向牛兄面致歉意。”安平神色从容地答。

他知道风暴即将到来，果然不错，含英脸色一变，焦急地大叫道：“那怎么成？看不出你这人外表诚实，其实内藏奸诈，为何叫他们偷偷溜走，失信与敝主人？”

安平等她气势汹汹地说完，笑道：“韩姑娘，牛兄与在下义结金兰，与我那两位兄长何干？在下未失信，正要动身前往东林寺呀！”

“你这人太不知好歹，我家主人诚心与你结交，你却……”

“姑娘且慢发怒，在下也是诚心与牛兄结交的，何必因两位兄长不辞而别的事伤了和气？牛兄对在下有临危援手之恩，更有救助两位兄长的情谊，按理他们不该不辞而别，但要事在身，不得不走，只好容后图报了。姑娘不必焦急，凡事在下担待，见了牛兄之后，在下自会向兄请罪，解释不得已的苦衷，与姑娘无关。”

含英心中大急，沉下脸不悦地叫：“你说得倒轻松，我可受不了。说，他们往何处走了？”

安平向南一指，笑道：“南下南康。”

“走了多久了？”

“恐怕已经到了星子县近郊了。”

“胡说，他们到底走了多久了？”

“已有三个时辰……”

“啐！不久前我还看到楼下的人影，你骗得了谁？”

“姑娘不信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含英大为不耐，跺着小蛮靴绷着脸叫：“本姑娘从不受骗，快，带路。”

“带路？姑娘要往何处去？”

“带路追赶，他们不会走得太远。”

“怪事，令主人要与在下义结金兰，为何却一定要在下的两位兄长参与？”安平开始套口风了。

“这些事你用不着过问，我也不知其详，反正我奉命请所有的客人前往东林寺，缺一不可。少废话，快带路将客人追回。”

安平摇摇头，说：“姑娘，不必枉费工夫了，即使他们刚走了不久，谁知他们往何处走？既无大道，亦无樵径，如何追法？”

“我不管，你必定知道他们所走的方向，我惟你是问。”

“对不起，在下无法应命。”

“走是不走？”含英声色俱厉地问。

“在下只走东林寺。”

“不，非将他们找到不可。”

“碍难如命。”

“你拒绝了？”

“姑娘明人，当知在下确是无能为力。”

“你如果拒绝，休怪本姑娘无礼了。”

安平看出危机，暗作戒备，正色问：“姑娘的意思……”

“本姑娘只好强制你走了。本来，你如果与敝主人结拜之后，你也将是本姑娘的主人……”

“噢！姑娘口口声声称牛兄为主人，你们……”

“在外人面前，手下诸人皆以朋友相称，本姑娘是属下。”

“姑娘能进一步说明么？”

“你尚未成为自己人，没有说明的必要。废话少说，你走是不走？”

安平心中暗凛，听对方的口气，牛宏毅的身份极不简单，韩含英既然自称属下，很可能是江湖中势力巨大的秘密帮会哩！

他想起有关银汉双星的传闻，转移话锋说：“姑娘腰下所携的绣金牡丹绣巾，定是银汉双星的手下众女，银汉双星是谁？牛宏毅也是双星的手下么？”

含英脸色一变，厉叫道：“少废话！你走是不走？”

“在下不打算和姑娘生气，还是到东林寺再说吧。”

含英大怒，蓦地急冲而上，纤手一伸，五指幻出无数指影，直取安平的胸前要穴，她的手指纤秀修长，足以控制上至结喉，下迄巨阙的上中二腕穴，右控章门，左达大包，何处有空隙，便从何处攻入，迅捷无比。

安平身受重伤，但尚支持得了。生死关头，意志坚强的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忘记创伤所发生的痛苦，也可以作短期的剧烈活动。他强提一口真气，双盘手上抬错拨，“卟卟”两声轻响，已将含英连环攻到的双手拨开，化去凌厉迅疾攻来的狠招。

含英见对方并未还手回敬，胆气一壮，一声娇叱，连攻五掌六指，势如狂风暴雨。

她的娇叱声十分震耳，空谷传音，金竹坪周近的人皆可听到。

两侍女亦步亦趋，随在含英身后袖手旁观。

仰天坪附近，五湖浪子随在皓姑娘身后向南行。他贪婪地欣赏着姑娘的动人背影，饥渴地嗅着从姑娘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。

一个玩弄过无数女人的好色之徒，多少有点心理变态和色情狂的不正常现象，见了一般平常妇女，不会激动甚至有点麻木，但如果见到从未见过的绝色，却会情欲高炽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五湖浪子倒还不错，他居然能忍受了好几天，仍能抑压住自己的情欲，不动声色。但内心中的欲火情潮已将激发至爆炸点了。

他狠狠地吞了一口唾涎，气血沸腾地想：“再不下手，恐后尔后没

有机会了，良机不再，此时不将她带走，还待何时？”

但他心中却深感恐惧，不知姑娘的艺业如何，万一失手一击不中，不但尔后永不会有亲近的机会，也许性命难保，危险极了。

多次见面，他和姑娘相处得已经相当厮熟了。可是，他感到万分失望，姑娘对他不但若即若离，令他心痒难熬，而且一颦一笑皆含蓄守礼，可望不可即。她那雍容华贵的气质，落落大方无邪的谈吐，毫无容他以游辞相挑的机会，更不容许他稍事逾矩，这滋味委实不好受。

这大半天以来，姑娘一直催促他四处奔忙，到各地寺庙和村民处查询安平的下落，忙得一头汗，反而没有安静地展露他满腹才华的机会，看姑娘的神色，已是全心全放在安平的身上啦！他五湖浪子无法在姑娘心中占一席之地，令他十分苦恼和难堪。很显然的，再不用武力攫取就不行了。

姑娘走在前面，不知五湖浪子的心事，她还认为五湖浪子古道热肠，是个难得的好人，对他甚有好感哩！

进入一座树林，他用双手分枝拨叶而行，一面说：“杜爷，耽误你整整一天，妾甚感不安，感激不尽，家祖母在庐山约有一月逗留，有暇请光临盘桓。”

“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姑娘不必客气。未能为姑娘查出夏老弟的下落，万分抱歉，日后有机会，当为姑娘留心，有消息定然赶来报命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在百宝囊中掏，眼中泛起不友好的光芒，似在冒险决心孤注一掷。

蓦地，他感背部有异物轻轻一击。

他警觉地转身，发现一棵松树下爬伏着妙手飞花了尘，正向他悄然招手，示意有消息相告。

他心中一动，向姑娘：“皓姑娘，请先走一步，在下等会跟上。”

“妾在前面坪顶相候。”姑娘信口答，轻盈地走了。

五湖浪子直待姑娘去远，方始退至松下，俯身闪入也伏倒在地，低问道：“和尚，有消息了？”

了尘似乎并不急于作答，闭上眼睛，不时用手按摸额角，心事重重。

“怎么啦！你又聋又哑不成。”五湖浪子不耐地追问。

了尘吁出一口长气，迟疑地说：“我在考虑后果，是不是该将消息

告诉你。”

“你这人怎地这么婆婆妈妈，拖泥带水？真要命，论交情，你我还有不可相告的事隐瞒在心不成？有话你就讲，有屁你就放，别尽吊胃口好不？”五湖浪子焦躁地说。

“好，我说，明天我就改装，改和尚为老道。”了尘下定决心，断然地。

“你改装已经不下十次了，这时我正需要你以和尚身分出面帮忙，慢些时日好不？”五湖浪子不悦地说。

“再不改装，我性命难保，友情与性命比较，我宁可选择性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了尘叹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事到如今，我只好碰运气，告诉你之后，千万守口如瓶。”

“咦！你像是碰上了棘手的事哩！”

“不但棘手，而且简直是大祸临头了，你记得上次我告诉你，要你转告你拜兄游龙剑客的事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？”

“银汉双星的事，难道你也不知道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听我说，别打岔……”了尘将那天引内厂高手在溪旁围攻安平的事一一说了，直至被迫起誓，牛郎星表露身份，如何迫他就范，如何在九江迫他打听安平的下落，直到今晨杏林追踪等等经过，扼要地加以说明，最后说：“牛郎星志在雄霸江湖，你和游龙剑客也想霸天下，双方皆在暗中培植实力，届时定有一番可怕的凶狠火拼，谁发展得慢谁倒霉，所以你必须告诉游龙剑客小心在意，我既然与牛郎星闹翻，再不换装，岂不是睁着眼睛等死么？”

“且慢！和尚，你是说，夏安平身受重伤，与他的二位兄长俱在竹楼歇脚？目下在不在？”

“可能已启程往东林寺赴会了。我逃出牛郎星的监视，一直就藏在附近，不敢往北走……”

“走！咱们到竹楼去看看。”

“你要到竹楼？去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几个人都受了伤，咱们何所惧哉？”

“皓姑娘……”

“你等我，我去打发她，用打穴珠将她击倒，咱们再宰了夏安平，免得被牛郎星得到后如虎添翼，然后你我再远走高飞，去找我大哥游龙剑客，商讨银汉双星的事。”

“恐怕夏安平已经动身到东林寺去了，不在废竹楼哩。”

“先别管东林寺的事，我先把那丫头弄到手再说。”

“我可助一臂之力，到手后远走高飞。”

“不可，如果一同前往，恐怕引起她的怀疑，反而弄糟了。”五湖浪子说，说完窜出树下。

这瞬间，天宇中传来一声娇叱，入耳清晰，莫辨方向。

五湖浪子吃了一惊，以为皓姑娘遇敌，脚下一紧，向预定的会合处掠去。

了尘在附近呆了一天，地势熟悉，赶忙拦住去路低叫：“声音由右方来，像是来自废竹楼，老弟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是的，决错不了。”

“上官兄，你先去看看。”

“皓姑娘是庐山的新主人，叱声她必定也听到了，假使安平并未离去……”

“糟！你先走一步，我去引走皓姑娘。”五湖浪子惊叫，展开轻功急急掠走。

了尘略一迟疑，不情愿地迟疑着走了。

安平奋余力和含英拼搏，居然能阻住了含英狂风暴雨似的二十余招狂攻，但已退至废竹楼前。

含英激得火起，一再顾忌安平的反击，决定用重手法擒人，左手用“仙人指路”吸引安平封解，突然斜身抢入，右手一掌拍出，用上八成内功。

安平果然用右手削向指来的玉手脉门，见掌拍到连忙出左手斜拨。糟了！他没想到含英的掌上注入真力，一触之下，感到膀子一震，凶猛的潜劲袭到，踉跄后退。

真不巧，脚跟被门限所阻，重心顿失，立脚不稳，仰面砰然倒地，跌入厅中。

含英身手奇快，从侧方抢入，俯身戟指急制他的右期门穴，捷逾电闪。

他不甘示弱，身躯突然扭转，左脚横飞，“噗”一声扫中含英的右大腿上外侧，含英的手指落空。

“哎呀！”含英惊叫，身不由己地向侧飞撞而出，接着“蓬”一声大震，撞毁了内壁，竹楼摇摇。她的头部无巧不巧也碰上了一根竹柱，头部左侧皮破血流，人亦昏倒在柱下。

随后刚奔入的两侍女大吃一惊，飞扑而上，一名侍女来势甚快，上身微俯，作势下击，其实用的是虚招，裹了铁尖的纤足，却突然连环飞踹，来势奇快。

安平刚转正身躯，正想跃起，侍女的脚已经攻到，近身了，他再次扭转，避开了一脚，却避不开接踵而来的二腿。

“卟！”左胯挨了沉重的一击，鞋尖入肉半寸。

沉重的打击力道将他的身躯踹得翻滚不已，奇痛彻骨，半身麻木，这瞬间，侍女的第三脚又攻到。

卟！”他乘身躯滚转时一掌旋砍，砍中婢女的迎面骨，下手甚重。

“哎……”婢女惊叫，失足跌倒。

另一名婢女骇然，火速拔剑出鞘。

蓦地，她“啊”一声惨叫，身形一晃，“当”一声长剑坠地，踉跄冲出两步，突然仆倒，她的背心血如泉涌，创口裂开，是被爆裂的暗器所伤，心肺受创，挣扎半刻气息渐绝。

一条人影狂风暴雨似的掠入，首先抓取婢女坠落的长剑。

安平已挣扎着坐起，大喝道：“大师，不许再伤人。”

来人是为了尘，剑已抓在手中，冷冷地说：“斩草除根，不杀了她们后患无穷。”

“大师不是牛宏毅的朋友么？”

“去他娘的朋友，那家伙野心勃勃，逼贫僧替他卖命，这种朋友不提也罢。夏施主，大概你还不知那家伙的阴谋，你最好离开他远些，愈远愈好。”

被安平一掌劈中迎面骨，跌倒在丈外的婢女已挣扎着站起，拔剑在手讶然叫：“和尚，你……你吃里扒外，你这……”

了尘怕侍女说出她妙手飞花的身份，一声不吭，突然反手将剑甩出，相距不足一丈婢女身形不稳，想躲避已是力不从心，也无能为力，太快了，刚想将剑举起拨击，剑尖已贯腹而入，重重地仰面倒地，在血泊中呻吟，一倒之下，透背而过的长剑被顶出，离体坠地，血从创口如泉般涌出，死状极惨。

了尘急急纵上，抓起了剑，正想收拾安平。

安平未能及时站起，受伤太重，拔了两把小飞剑在手，大喝道：“住手！撒剑！”

他以为了尘要拾剑杀韩含英，所以出声制止。了尘面对着他，阴森森地叫：“姓夏的，你对我无礼么？”

“大师是不是太狠了些？她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却乘她们不备，用暗器屠杀她们，用意何在？”

“你已经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想管闲事？免了吧。”

“原来你竟是这种人。”安平切齿地说。

了尘冷笑一声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贫僧也是为了你好，免得你进入他们的圈套，你却不领贫僧的情，这年头未免好人难做……”

这时，血染鬓角的含英醒来了，挣扎着要站起。

了尘不再往下说，举剑抢向含英。

“住手！”安平大喝。

了尘不理他，举剑便扎向含英的胸口。

安平大怒，喝声“着！”

“哎……”了尘惊叫一声，身形一颤，“当”一声长剑脱手坠地，右手背端端正正插着安平的怪异小飞剑。

“你……这小狗！”了尘破口大骂，左手探向百宝囊。

“你再行凶，这一剑要射穿你的肩膀，不许动。”安平声色俱厉地说，挣扎着强行站起。

含英已经站起，银牙挫得格格支支地响，向安平恨声道：“姓夏的，不想想，谁替你出力救出你两位兄长？谁替你解围……”

安平不理她，向目泛杀机但不敢妄动的了尘叱道：“了尘，在下警

告你，不许捣蛋，先替韩姑娘裹伤，你假使胆敢弄鬼，在下必定杀你去！”

“贫僧没有金创药。”了尘答。

含不知昏厥后所发生的事，以为两位婢女是被安平所杀的，叫道：“了尘，不必管我，先废了这忘恩负义的畜生。”

安平哼了声，叫道：“姑娘的两位婢女皆系了尘所杀，她还想杀你呢，你还寄望他帮你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含英讶然惊问。

了尘心中大急，叫道：“这畜生血口喷人，该死。”

安平向含英道：“在下被姑娘击倒，刚才站起！”

“谁相信你的话？”姑娘怒叱。

“信不信在你，刚才如不是在下用飞剑射中他握剑的手，姑娘恐怕已不在人世了。再若不信，姑娘何不察看婢女被杀的创口？便知是谁下的毒手了。”

含英的神色已完全恢复，但被安平踹中的右大腿仍然不便，狠狠盯了两人一眼，瘸着腿向婢女的尸体走去。

了尘突然一咬牙，拔出插在掌背的小飞剑，向安平飞甩，同时一腿斜飞，凶猛地扫向含英的腰脊。

“哎……”了尘惊叫。

“吓！”他的脚踹中了含英的后腰。

含英尖叫一声，向前仆倒，仆在一名婢女的尸体上。

了尘也被震倒，膝盖骨被小飞剑划过，筋亦被割伤，怎能不倒？由于膝骨重创，踹出的力道大减，含英幸免腰脊踹断的厄运，他拖着一条腿，连滚带爬地跳出门口，单足跳跃逃之夭夭。

安平吃力地站起，急问道：“韩姑娘，伤势怎样了？”

含英挣扎着坐起，痛苦地说：“我……我的腰……痛……痛苦难当。”

安平拾回小飞剑，走近问：“韩姑娘，你有保护元气疏血顺气的丹药么？快服下以免后患无穷。”

“没有，我的药没带来，你……”

“真糟！我的药已经用完了。”

含英痛得坐不住，香汗如雨，脸上的肌肉扭曲，浑身发抖，半躺着虚脱地叫：“夏爷，救……救我，我……我痛得支持不住了。”

安平在她身旁坐下，说：“我暂且替你轻轻推拿，可减轻痛苦，怕的是贼和尚如果去而复来，麻烦就大了。”

“夏爷，没有药，推拿，恐怕反而令伤处恶化哪！痛我可受不了。”含英满头大汗地说，不住呻吟。

安平心中一动，猛记起在周贴刑官身上搜到一瓶春露丹，赶快掏出说：“我曾经在内厂的鹰犬周贴刑官身上，搜到一瓶春露丹，可能是药到回春的疗伤奇药，不然那家伙也不会贴身密藏，不知姑娘敢不敢试服？”他将玉瓶递到姑娘眼前。

含英脸色一变，厉声说：“该死！你怎么……”

许未完，门口人影乍现，五湖浪子像狂风般卷入，吃惊地叫：“噢！怎么回事？”

安平将玉瓶塞在含英手上，站起手按剑把，冷笑道：“杜兄，贵友了尘大师做的好事。”

“是了尘干的？真的？”五湖浪子故作从容，一面问，一面走近。

“他是了尘贼秃的好友？”含英警觉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安平答，接着喝道：“杜兄，请勿走近。”

五湖浪子在丈外止步，堆下笑道：“夏老弟，先别问是谁做的事，你们都受了伤，地下还有两个女郎，在下也许可以替诸位尽力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机警地向外瞧。

他和了尘分手后，去追皓姑娘，希望阻止皓姑娘前来，更希望能将姑娘弄到手。岂知半途碰上闻警转来的皓姑娘，不等她开口，姑娘便向他说：“金竹坪内有人叱喝，可能有人动手斗殴，走，去看看。”

他不敢不依，怕被姑娘看出破绽，只好说：“在下伴姑娘前去察看，这就走。”

“杜爷请先行。”姑娘泰然地说。

为免姑娘生疑起见，他只好先走，却不向竹楼方向前行，向右绕出三里外。

皓姑娘对这一带地势不算陌生，只是不再听到叱喝声，不知先前的声音是从何处传来的。搜了不久，姑娘发现了人迹，说：“杜爷，请看，

有人曾在竹丛茂草中穿越，何不顺踪前往察看？”

五湖浪子心中雪亮，他早知道附近有一座废弃了的竹楼，岂能让姑娘和安平见面？他必须遣开姑娘或者拖时间，希望让了尘先到竹楼办事，便说：“咱们分开走，姑娘循脚迹向东北走，在下向相反方向分头追踪，如果有发现，以啸声招呼，不然回头在这儿会面，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“好，回头见。”姑娘毫无心机地答。

他和姑娘分手后便迳自赶往竹楼，来得不是时候，了尘已经受伤逃掉了，并未将安平置于死地。

他对安平受伤程度不了解，看到安平能站起，而且手按剑把阻止他接近，不由他不有所顾忌，不敢立时反脸，只好等待机会，又怕韩姑娘赶来，心中十分焦急。

安平不知他为何一面说话，一面向门外瞧，误以为他在等了尘去而复来，深怀戒心地说：“咱们已有春露丹疗伤，不劳阁下费心。杜兄，在下发现阁下与了尘两人，对在下似乎别有所图，了尘刚才已露出本来面目，要杀夏某，请问其故安在？”

“夏老弟多疑了，在下确不知老弟话中的意思。哦！老弟说已有什么春露丹治伤，可是真的？”

含英不等安平回答，将玉瓶顺手摔在地上，说：“这不是治伤的药，夏爷，向他讨药。”

五湖浪子眼尖，一眼便看到“天长精炼”四个字，心中一动，跨前一步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姑娘受伤甚重，在下有灵丹妙药，愿为姑娘裹伤。”

安平凛然道：“杜兄，承蒙襄助入山搜寻警幻仙子的下落，兄弟铭感五衷，希望在下怀疑的事并非事实，今后咱们仍是好朋友，在下不愿因了尘的事而与杜兄伤了和气，权算在下多疑，在下道歉，请先替韩姑娘裹伤，最好先给她吞服一些护心保元的丹药。”

五湖浪子呵呵笑，说：“不管老弟如何多疑，兄弟只有一言相告，那就是了尘的所为与兄弟无关，请勿多疑。”

他到了含英身旁，一面掏百宝囊，取出一颗丹丸说：“韩姑娘，这是八宝护心丹药，请服下。”安平退后两步，暗作戒备。

含英接过丹丸，放在鼻端轻嗅，盯住他说：“这丹丸气味有异，不

象护心的药丸。阁下，护心的丹丸，平时吃了可固元培本，无病无伤服后亦大有裨益，阁下可否先吞下一颗，以免妾身见疑？”

五湖浪子不悦地说：“姑娘，你不知好歹。”

“贵友了尘的为人，委实令人寒心，岂能怪妾身多疑？”

五湖浪子眼中升起无边杀机，一声冷笑，一掌疾劈而下，另一手将丹丸射向安平的下阴，奇快无比。

相距太近，安平 and 含英皆身受重伤闪避困难。

“吓！”含英的颈根挨了一掌，应手便倒。

包了腊衣的丹丸，在五湖浪子手上发出，近距离内威力与钢镖相差不远。安平百忙中身形急扭，手中的寒影剑未能及时拔出进击，感到左膀一麻，下阴避开一击，左膀却被击中，腿一软立即踣倒。

蓦地外面传来一声奇异的鸡鸣，那是了尘所发的警讯，有意外发生了。

五湖浪人像怒豹般扑上，不等安平倒下，双拳疾飞，连攻四拳，拳拳着肉，把安平打得反向后退。

他抽身扑近已昏厥了的含英身畔，将玉瓶拾起，倒了十余颗丹丸纳入怀中，将一颗塞在含英口内，再在含英的左藏血穴点了一指头，方匆匆一溜烟走了。

他却不知，由于太过匆忙，急于离开，手指下斜了半分，并未将含英的穴道制死，藏血被制，短期间便会头脑昏沉，神志昏迷，稍一拖延，便会永运成为白痴，甚至当场身死。

安平被打得眼前发黑，胃部似要往外翻，痛苦阵阵袭来，令他浑身发软，他挣扎着坐起，已不见五湖浪子的身影，心中大感诧异，想不通前些天的古道热肠朋友，为何竟如此对待他，为什么？五湖浪子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豪杰英雄，怎会做出这种怪事？

他想到五湖浪子令他怀疑的事来，心中百思莫解，疑云重重，皓姑娘曾经告诉过他，说预定分手找警幻仙子那天，五湖浪子和了尘并未分手，在一株巨樟下会合连袂到大佛寺投宿。再就是分手后，五湖浪子说要南康落星湖办事，要他到龙池寺会合了尘，而了尘却根本不在龙池寺。

更令他百思莫解的是，了尘是牛宏毅的手下，却又要乘他之危突下

毒手，而且更矢口否认是牛宏毅的朋友。难道说，是牛宏毅叫了尘杀他的？但含英却为何骂了尘吃里扒外？五湖浪子怎么又在山区出现？为何要向他下毒手？

他愈想愈迷糊，心中大乱。

他的目光落在含英身上，心说：“韩姑娘奉命行事，不是她的错，我得救她。”

他向含英爬去，已经无力站起了。

刚爬近含英身旁，目光落在装春露丹的玉瓶上，他本能地伸手拾起玉瓶。

门口的白影乍现，他抬头一看，欣然叫：“咦，皓姑娘，是你么？”

“哎呀！你……你是夏安……夏爷。”姑娘骇然叫，一闪即至。

门外突然传来五湖浪子的叫唤声：“喂！里面有人么？”

皓姑娘到了安平的身旁，喜悦地扭头向外叫：“杜爷，快来，夏三东主在这儿。”

声落，五湖浪已像狂风般掠入门内，雀跃地叫：“咦！果然是夏老弟。”一面叫，一面掠过。

安平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他以为看错了人，但光天化日之下，怎么会错？确是换了一付笑脸的五湖浪子。正发愣间，五湖浪子到了，忧形于色地问：“老弟，你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”

五湖浪子并不先看伤势，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玉瓶，突然脸色一变，厉声问：“老弟，这玉瓶是你的？”

“咦！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弄什么玄虚？”他惑然问。

“我问你是不是你的玉瓶。”五湖浪子冷笑着问。

“你明知故问……”

“你这畜生。”五湖浪子抢着咒骂，一掌疾劈。

皓姑娘眼急手快，云袖一挥，五湖浪子如被暴风所撼，连退三步，一掌落空。

“杜爷，有话好话，怎么回事？”

五湖浪子脸色大变，心中骇然，但立即定下神，将玉瓶递过冷冷地说：“这畜生是淫贼，怀有这种残害妇女的药。”

安平心中大急，怒声道：“杜天奇，你这两面人血口喷人……”

“姑娘请看。”五湖浪子抢着说，向两女婢的尸体一指，又道：“这儿死的有三个女人，却只有他一个夏安平是活的，八成儿是他在这一造孽。”

安平怒不可遏，挣扎着站起大叫道：“姓杜的，两个女婢是你的好朋友了尘杀的，另一个韩含英姑娘，却是阁下下的毒手，在下几乎被你击毙，你竟将事推在夏某身上，血口喷人，简直畜生不如，人面兽心。在下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到底有何用意？”

杜天奇嘿嘿冷笑，阴森森地说：“阁下，你骂吧，该杜某说啦！在下以为你是个英雄好汉，原来却是这种糊涂的下三滥，你想攀诬在下，也该放明白些，找令人相信的场合鼓如簧之舌哪，了尘大师早已远离九江，而在下却是与皓姑娘在仰天坪下听到这附近有妇女的叱喝声，方循声赶来察看的。哼！你居然反咬一口，糊涂得可怜亦复可笑。”

皓姑娘徐徐后退，忧伤地注视着安平，不住轻摇螭首，幽幽地问：“夏三东主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五湖浪子将玉瓶摔在安平脚下，冷笑道：“这瓶春露丹，是不是杜某栽你的赃？”

安平一怔，迷乱地问：“你……你说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残害妇女的亵渎神明的媚药，杜某还能分辨得出来。”五湖浪子说完，走向含英，一按含英的口鼻，又道：“这位姑娘仍有一口气在，只要把她救醒，便可知道谁是谁非了。”

他大概心中操之过急，首先便捏开了含英的牙关，瞄了一眼，挖出含英口中的春露丹，摔在一旁说：“唔！还好，还没吞入腹中，但……气息渐绝，快咽气了。”

接着，他捏含英的人中穴。

“且慢动她。”皓姑娘叫。

五湖浪子已点了含英的藏血穴，认为如果未能及时发觉被制的穴道，如用推拿术想将人弄醒，手下人即死，事实上，藏血空被制，一时确难发现。同时，他下手甚重，料定含英拖不了多久，只消利用这片刻的机会，含英必定渐渐停止心跳的跳动，皓姑娘出声阻止，他并不在乎。

皓姑娘拾起从含英口中取出的丹丸，再捡起玉瓶细察，倒出另一粒对照，幽幽一叹，将玉瓶和丹丸摔下，向安平注视片刻，颤声道：“夏